

矣。再以魏略西戎傳所述考之，如云：『從玉門關西出，發都護井，回三隴沙北頭，經居盧倉，從沙西井轉西北過龍堆，到故樓蘭。』按如魏略所述龍堆，疑即水經注所稱鹽而剛堅之龍城，龍城疑即依龍堆而得名。白龍堆猶言白色沙漠之堆阜，其形如龍也。其次述居盧訾倉方位。今據斯坦因亞洲腹部所附五十萬分之一地圖所記，自玉門關西之拜什托胡拉克以西沙磧迤邐，疑即魏略所稱之三隴沙。再西至庫木胡圖克，疑即魏略所稱之沙西井。由此轉西北行，經涸海鹽層地帶，直至烽燧亭爲孔雀河末流所匯，方得較優之水草與柔地。蓋已入於樓蘭境地矣。與水經注所述之西接鄯善，東連三沙，形勢相合。又同團陳宗器君於民國二十年考察羅布淖爾時，據稱出三沙不遠，有廢垣址可辨，想即居盧倉遺跡。（見羅布荒原頁三）據此則居盧訾倉應在涸海之東南，即三沙之北頭，與樓蘭爲東南與西北對峙。蓋由沙西井向西北行，過涸海，方到樓蘭故也。是居盧訾倉不惟與樓蘭非一地，即與龍城亦非一地矣。余於民國十九年及二十二年春，在涸海沿岸嘗作古物之探查，檢拾石器甚多。間有紅地黑花陶片，疑即古姜賴國人所遺留。但皆爲石器時代之漁獵民族所遺也。與文明進步之漢人以農耕爲業者，其生活狀況殊異矣，故非可同指爲一地也。今王氏比而同之，余以爲未可。

次述第一三簡：「居盧訾倉以郵行」之義。按孟子公孫丑章曰：『德之流行，速於置郵而傳命。』說文邑部云：『郵，境上行書舍也。』又韋昭辯釋名云：『督郵主諸縣罰以負郵殷紉攝之也。』（引見御覽二五三職官部）是郵在古語中有二義：一爲官名，曰督郵，司督察奸宄之事，漢官儀云：『五里一郵，郵間相去二里半，司姦盜，』即謂此也；一爲傳書命之驛舍。此云郵行，當指傳書命之驛舍而言。以郵行，即按舍傳遞之意。此言「居盧訾倉以郵行」，蓋爲居盧訾倉通告各驛舍之文書也。又綜合各地木簡所記，漢時傳遞簡牘法約有三種：一曰以郵行，所以傳遞普通文書，如此簡是也；一曰以亭行，如云：「居延都尉府以亭行」，則爲居延都尉府通告各亭之文書；一曰以次行，如云「大煎都候官以次行」，「玉門官際以次行」，（四）則爲候官或際長通告各候官之文書。以郵行者，按站傳遞；以亭行者，依亭傳遞；以次行者，依所居傳遞；皆指傳遞文書之辭，與置騎有